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六尊 捧經羅漢

尊者姓首陀，名優婆塞多，周時人，生吒利國。人物伶俐，智慧聰明，在提抱時聞人誦讀經典，即能曉解其義。六七歲孩童，嘗為鄉中香老講明如來妙旨，鄉中稱為神童。老年出家之人，經義有不解處，亦往拜其門，求其解說。真純赤子，且多獨得之見，凡被其容接者，俱曰：「在儒為天縱之聖，在釋為活佛重生。」父母亦奇，以為靈秀之所鍾也。西夷酋長聞其名，亦召而賓禮之，月給廩祿以養之。年十七，聞和修尊者至所生之國行化，尊者敬往謁之。和修器之，納為門下給侍，事之數年，得傳其宗旨。有詩為證：

天生聰慧邁夷常，釋典精通見性良。

十七投師為給侍，獲聞宗旨上慈航。

尊者年二十，終了師制，遂奉教隨方行化。至摩突羅國大顯慈悲，廣行勸喻。凡度一人，石室中即添一籌，後來其室盈滿，摩突羅國男女得其濟度者凡二十萬餘人。邪正不容並立，人心既知佛化為是，必知邪魔為非，所德既此，所怨必在彼。魔王之宮業業震動，波旬之神兢兢恐怖，招集鬼眾謂曰：「首陀化洽將不利於三子，彼來此未幾，所濟度不減二十萬人，吾經年在此，所傷損不止二十萬人，二者相形，民方歎逢彼之晚而怨去我之緩也。其勢不絕我行祠，不去我遺像不止矣。故召集汝等商榷，從長作何計議。」

佛以慈悲作號頭，殃民妖祟不容留。

近來心內多驚怖，召汝諸人問策謀。

鬼卒曰：「人情厭常喜新，吾等習慣在此，即有德不德。彼初來濟度，即有怨不怨。彼不過簧鼓一時眾信耳目，不久將自去矣，吾等依然廟食，下民何能損得分毫，愚以為不較善。」一鬼卒曰：「人情舍舊迎新，非彼初來簧鼓之過，乃眾民反覆無常，向背不一之過也，愚以為咎民善。」一鬼卒進曰：「眾信吾所賴，須供血食也，悉滅眾民，獨存佛子，則彼得恃其靈與吾角，吾不能殲乎彼，彼卻能殲我。以報民愚，以為咎民，非計也。」最後一鬼卒進曰：「屏佛乃所以安魔，安民即所以存祀。眾民所以怨我而德彼者，以彼杯水之仁，形出我車薪之惡也。書云：止濁澄源。必欲魔官不震動，主帥不恐怖，非屏逐此人不可矣。」波旬曰：「善。」遂謀與竭其魔力，以害正法。時常統集鬼兵伺候趨多演教之所，瞰有魔力得逞處，將不憚為之矣。有詩為證：

鬼卒胸中各吐奇，欲為主帥鎮驚危。

波神舉眾群臣策，伺候門牆便設施。

一日，波旬見尊者坐禪入定，波旬密持瓔珞一條，直進法堂摩之於尊者之頸，束縛之使不得脫也。尊者出定，知波旬瓔珞之害，若出不知，仍取人、狗、陀三屍，化為花鬘一條，持而涓波旬曰：「適承卿過愛，惠我瓔珞，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，尚不鄙微薄，敢以花鬘相謝何如？」波旬以尊者墮彼術中，真為出花鬘相酬，遂大喜，引頸受之。瓔珞不能糜趨多之頸，而花鬘卻能毒波旬之項矣。瓔珞能變，趨多制之，令不為變。花鬘能變，波旬制之，其變莫測矣。頸受不移時，花鬘即為三種腐屍蟲蛆，穢爛波旬項頸。有詩為證：

妄將瓔珞係如來，花鬘相酬解不開。

腐爛蟲蛆憂惱大，害人未害自為災。

波旬大生憂惱，竭己神力，不能解脫出。謂眾鬼曰：「前與汝眾求長策，汝等各持一己見，令我如此如此，今我從汝等之見，盡我之長，聊欲中傷尊者，未能害人而自反受害，為之奈何？」一鬼卒曰：「彼花鬘能腐爛主帥之頸，汝瓔珞獨不能經縊彼之頸耶？」波旬曰：「瓔珞不靈，在尊者之頸，全然無恙。吾頸穢爛，癢痛難當，莫奈此花鬘何矣。」一鬼卒曰：「花鬘非生成之物，主帥素有法力，彼既以此加我我亦以此加彼，使返火自災可也。」波旬曰：「吾瓔珞可脫，此花鬘不可脫，有若生成一樣，吾平昔法力逢著對頭，一毫也施不得。」鬼卒曰：「法中有法，人上有人。昔日對眾信則魔王高，今日對釋家則魔王卑矣。尊者慈悲化海，本無害主帥之心，主帥先有戕尊者之志。今日之事，責在主帥，非臣等建議之過也。」最後一鬼卒進曰：「佛教喜人自新，容人悔過，主帥能皈依投誠，尊者必矜憫解脫，毋自苦肢體為也。」波旬回意，遂入法堂，伏見尊者，哀求懺悔，誓欽遵佛道，不敢擾害佛道。有詩為證：

主公魔力素稱雄，今日何為落下風。

百計千方無與敵，不如頂禮乞優容。

尊者曰：「汝能逞瓔珞之害，何不能解花鬘之害？汝今欲脫去花鬘，汝自脫之，非我所能脫也。」波旬曰：「自如何解脫？」尊者問曰：「汝心歸佛道、口歸佛道？」波旬曰：「心口合一，何分內外。」尊者曰：「口者心之聲，汝既雲心口合一，可口自唱言歸依佛道者三，則花鬘盡得脫除，我所謂汝自脫之者，此也。」魔王聞言，即合掌大聲三唱：「歸依佛道，頸脫花鬘。」果一時解脫無恙。波旬大喜，踴躍向尊者前拜謝。尊者戒之曰：「汝宗佛教，當體佛心，煥洗昔年腸胃，廣存今日慈悲，民不以汝為厲，則魔宮容汝居之。倘原惡不俊，故態復存，皮外花鬘雖脫，皮內花鬘猶存。腐穢蛆蟲，能識人心臧否，心稍不臧，不惟外食汝體，且能內食汝心也。」波旬聞尊者言，恐怖愈盛，謝曰：「公真聖人也。某輸誠歸命，今後不敢為祟矣。」遂同眾鬼拜謝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浣汝波旬舊胃腸，魔宮悲願布慈祥。

無形花鬘仍前在，違戒須與命即亡。

尊者在摩羅國所渡雖眾，不過化人強梗，拯人危難，濟人疾苦，未有一人升彼之堂，入彼之室，可將如來衣鉢授之者。尊者切切然優之，嘗捧經歎曰：「泥紙上塵言比比皆是，會個中妙意戚戚無聞。手中法器，自我傳來，不自我墜。意者經塵迷目，學者之明鏡未拂拭乎？不然必六出飛花，未遇紅爐所點化也。」正憂疑問，國中皓首龐眉之老有一子，名香眾，特趨尊者之堂，禮謁尊者，求為出家，蓋不安俗習而有志傳燈者也。尊者問曰：「汝身出家？汝心出家？」香眾答曰：「我來出家非為身心。」尊者喜曰：「出家人俱為身心，獨此子不為身心，所亦不小矣。」遂授以偈云：

心自本來心，本心非有法。

有法有本心，非心非本法。